

心/香/一/瓣

岁月的互换



王承军

“爸，今天是周末，剧院有演出，今晚我陪您去看戏，怎么样？”午后，我问父亲。

“算了，眼睛看不见，耳朵又很背，腿脚也不方便，不去了。”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有些无奈地对我说。

“爸，去吧，昨天下班路过大剧院，我专门留意了一下今晚的演出，是川剧折子戏《塔底思亲》。”正在收拾碗筷的妻子附和道。

父亲笑了笑，未置可否，把头转向了窗外。一束阳光正打在他那张瘦削的脸上。暮春的阳光依然浸透着些许薄凉。偶尔一阵风，轻轻扬起父亲头上几缕来回摇摆的银发，似一片白露为霜的草坪冒出的几株苍苍蒹葭。我赶忙为父亲系上围巾戴好帽子，并欲关闭窗口。父亲摆摆手，接着通过按钮把电动轮椅正对着窗户。这时，阳光把轮椅上的父亲投射成一个不太规则的长方形阴影，而我则踩在了父亲不再宽阔有力的肩上。

时光悠悠，每一次驻足停留都让我对父亲充满了最深情的敬意。父亲的肩，曾是我幼时看电影时最安稳的“座椅”。那时候，乡镇电影院很简陋，一张七八米长的条凳上至少要挤二十多个人，如果中途去上个厕所，那么你的位置自然“消失”。所以，有时为了有个一席之地，即使内急也会尽量憋着。

由于电影院里的座位没有前低后高的设计，因此大多数时候，除了前面两排可以坐着外，后面的观众基本上都是站着。越到最后，大人只能站在座位上，而小孩则被大人放在肩上观看。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电影在放映途中需要换片。每每这时，父亲就把我从肩上放下来，抓紧时间短暂地坐一会儿。待电影开始后，他又把我放在肩上。遇到好看的电影，我是不会睡觉的。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高山下的花环》及《少林寺》等片记忆深刻，片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任凭岁月剥蚀，依旧完美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然，父亲也偶尔带我去看川剧。但是除了变脸、吐火这些绝活外，我对川剧并不感兴趣，大多数时间我都在父亲的背上睡觉。直至小学五年级，我才脱离了父亲的肩。后来异地求学工作，就很少与父亲一起看电影或戏剧了。

2008年初春，母亲因病去世，老家只留下孤零零的父亲。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且身有残疾，我和妻子商量决定把老人家接到小城居住。父亲开始不同意，他说故土难离，自

己最后也要叶落归根。后在我们执意要求下，父亲才勉强同意，但有言在先：只是暂住，随时都可能回老家。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父亲换个环境，散散心，免得他睹物思人，郁郁寡欢。

进城后的父亲，面对陌生而又喧嚣的环境，既感到新鲜又很胆怯，每天只在小区走走，而且把我所居住的楼栋、单元、楼层及方位等信息记了又记，生怕走出去就找不到回来的路。日子久了，他逐渐熟悉了周边环境。通过口音，他还认识了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乡。他乡遇故人，乡音最传情，这让父亲多少有些慰藉。何况这位叔叔还是一位川剧票友，他几次约父亲去看戏，父亲却以眼耳有疾为由而婉拒。其实，我心里明白，父亲一直喜欢川戏，只是嫌两三三百元一张的票价太贵。于是，我给父亲办了一张打折卡，周末晚上，陪他去看戏。

那天夜里，大剧院演出的剧目是《小营会》。刚一落座，父亲就问我是否记得当年坐在他肩上看这折戏的情景，我摇了摇头，问起父亲《小营会》的故事。父亲来了兴致，给我讲述这折戏的梗概。其实，对于这幕戏剧我是熟悉的，但我并没有打断父亲的讲述。待演出开始后，我偶尔能听见父亲随着字幕和唱段轻声跟唱：风萧萧，落红润芳土，雨沥沥，河舟泛涟漪……我却在父亲的哼唱声中睡着了。

后来，随着工作地点的变化，我陪父亲看川剧的次数屈指可数。最近陪他看戏至少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也就是这一次，我才深深领略到父亲所说的川剧的魅力。那天晚上演的是川剧名戏《白蛇传·金山寺》，这是一段家喻户晓的故事，白娘子到金山寺寻找许仙，白蛇与法海斗法，无奈之下水漫金山。剧中融舞蹈、武术、柔术于一体，再加上变脸、吐火、水袖等独树一帜的特技，尤其是小丑、小生、小旦等别具一格的表演，让我真正理解当年古代文学老师讲的中国戏曲所呈现的美学特色。那晚，我终于陪父亲从头到尾看完了这出戏，其间居然第一次没有打瞌睡。

午后的阳光慢慢走出客厅，地板上父亲的身影也随之模糊。这次，父亲终究没有答应和我去看戏。我知道，他与我的戏里流年或许只能尘封于岁月深处。我只是惘然，我和父亲究竟是何时互换了角色？我明明记得在岁月那头，他是我的大山，趟过河流来到岁月这头，我却成了他的大山？

(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协会员)

乡/村/故/事

相遇一河春水



苏发灯

春日里，在一个雾锁深山的库区小乡，我和一条乡间小河相遇。

大雨过后，还在下着蒙蒙细雨，一条小河穿乡而过。一河春水不知从上到什么地方的上游奔涌而来，来得有些急切，有些莽撞。河岸上，一辆河水一样急切而莽撞的轿车，也不管路面哪里的积水厚些，哪里的积水薄些，铆足了劲一下呼啸而过，溅得蹲在人家屋檐下的狗一身泥浆，惊得几只正四处张望的鸡紧张地扑腾了几下翅膀，“咯咯咯”吵个不停。

兴许这河里的石头、野草、螃蟹、蚯蚓都是干渴怕了，春水一来，全张开了嘴，将这河春水连同泥沙、小石子，还有上游带下来的枯枝败叶全盘吸收。让岸边已经藏绿垂穗的树们及树下葱葱茏茏的荆棘藤蔓、杂草杂花暗暗抿嘴。

细观之，这单调重复的流水竟是一幅美好的画卷。平稳流过之处，虽然刹住了车，仍然迎接了上面的惯性，不温不火地冒着细泡。遇有小石子，河水略微兴奋，如鱼嘴吐出的泡泡，前面一批刚刚消失，后面一批紧挨着又形成了，连续不断。突遇急石，这河水则变成一股白色的水柱冲出老高……

河坎上，一名头戴斗笠穿着胶鞋的汉子正在钓鱼。一个细竹篾编就的篓子浸在他身旁的浅水里，这个钓鱼人好像并无耐心，一会往上，一会儿往下，钓了好大一阵，他的竹篓里仍然只有两条鱼儿在游动。

我顺着河岸的公路往上走，走了十来分钟，雨渐渐停了，显出一座长满青苔的拱桥。桥的对面，是几座已经脱了白灰墙面斑驳的房屋，已久无人居住。这里人迹少，鸟儿却热闹，山林里不时传来阵阵动听的鸟叫声，或长或短或婉转。

回望公路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一畦畦碧绿的菜地，绿汪汪地像要冒出油来。湿润的田坎上，几只鸡在觅食。鸡的前面，几只细脚细嘴的鸟儿也在觅食，各自安好。

这时，蒙蒙细雨又下起来了，一大一小两个撑着雨伞的人在前面走，渐渐远去，变成了一红一绿两个小圆点。河里，两个男娃在玩打水漂，兴奋地数着一个、两个、三个……

再往上游走，河两边的花都开好了，远远望去，山头一片白茫茫。雾起之处，还飘出几缕炊烟，两片白缠绕在一起，已分不出哪个是雾，哪个是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生/活/随/笔

说走就走的旅行



罗光毅

儿子回家吃饭，闲聊中说到旅游，说到说走就走的话题，我感慨地说：“这种即兴而起的冲动行为，只有你们年轻人才有。”儿子说：“你们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既有时间，又没有经济压力，才应该是说走就走的主力军。怎么样，陪妈妈出门走一趟。”话儿赶着话儿，为了不拂儿子好意，我就回说：“那就试试，走嘛。”儿子一边和我们磋商，一边就给我们订好了去上海的机票。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

住进上海的快捷酒店后，顾不上舟车劳顿，立马打车去了黄河路，汇入打卡一族。谁叫电视剧《繁花》这么火呢。以前不算热闹的黄河路，确因电视剧《繁花》火了。我们赶上黄河路时，看见警察和安保人员正在忙碌地疏导着车辆和人群。

虽说黄河路上的霓虹灯没有剧中那么夸张的闪耀，但荟圣园酒店门前(剧中至真园)仍是热闹。剧中宝总和汪小姐喜欢吃的排骨年糕，在黄河路上隔街相对的两家正宗老上海排骨年糕店也倾情上演热闹场面，长长的队列里有了我们。

流连在黄河路上，令人开心的是，看见了一家重庆小面，开店的老板娘是一位广安女子。一番寒暄后，我们吃到家乡味道的小面。

打卡南京路，打卡和平饭店，打卡外滩，第二天早上我们毫无遗憾地离开上海，去了苏州。

好客的苏州给我们带来了好心情。寒山寺里人流如织，攒动的人头就像一个快乐的音符，汇成欢乐的波浪，连接着头顶上的横幅“钟声祝君年年好，年年相逢在寒山”。相逢寒山寺，一切都是缘。

春阳暖暖地照着，和煦的风轻轻地吹着，山门里黄墙照壁矗立，寒山寺三字带着千年古刹的气势撞进眼里。寺院里青松挺拔，竹秀花茂，古寺古景在游人的喧嚣里仍是那么沉稳。沿着回廊向右走去，就到了钟楼。它是一座二层六角形的小楼，造型精巧。想着古刹钟声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心里就痒痒的要去寻找。待到排着长长的队列，走过窄窄的楼梯，上得楼去，就见到了大钟。游人们心里祈祷着，扶着木棒，使着劲儿撞向大钟，一下，两下，三下……大钟发出了洪亮的声音，钟声回荡在我的耳畔，听得痴痴的，迷迷的。

山门外，古运河上寻得枫桥，走近看，它就是一座造型古朴，优美雄健的花岗石月牙形单孔石拱桥。一座简简单单的小桥，就因它诞生在寒山寺边，唐代诗人张继乘舟夜泊于此，朦胧月光，点点渔火，悠悠钟声，唤起诗人浓浓乡愁。

离开寒山寺，打卡留园，打卡虎丘。夜航，返回重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像过周末一样的简单。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诗/绪/纷/飞

请等一下

复兴河

请等一下
让这冰雪静静地融化
茁壮生长的春天
不会辜负每一朵花儿
锦绣成画

请等一下
让这花儿缓缓地抒发
兴高采烈的夏天
不会耽误每一片叶子
绿染芳华

请等一下
让这叶子悄悄地飘洒
成竹在胸的秋天

不会错过每一寸土地
种瓜得瓜

请等一下
让这土地沉沉地睡吧
红装素裹的冬天
不会阻挡每一束阳光
坚定的步伐

请等一下
请再等一下
让这光阴徐徐地流沙
天地自有不言的大美
四时自有亘古的伟法

(作者单位：潼南区文旅委)